

虬江之湾：关于江南的记忆

王启元

水道



云之凡对导演说：我们这么多人当中，只有你一个人去过上海。我们已经尽量按照你所说的去想象了。这边是外滩公园了，那边是黄浦江……

导演：黄浦江？我看你看的是淡水河！

这是台湾导演赖声川30多年前的名作《暗恋桃花源》(1986)里的经典桥段：老导演为小演员表现不出老上海的味道而大为光火。同样是水，宝岛上“小清新”的淡水河与上海的黄浦江间的区别，显然不言而喻，这其中首先与水道流经的区域与人文有密切关系。

“江南”之地，虽然名为整个长江以南，但近世以来，狭义上指的是长江三角洲区域，此处元代属江浙等处行中书省，明代则分属南直隶与浙江，清代为江南、浙江二省所辖。这里水道纵横、河网密集。丰沛的水系都是哪里来的，却是可以推敲的。这些水既不来自天上，也不主要来自海上，甚至，还不全是长江的来水——江南的水，最重要的来源是太湖。尽管会有顶真的人来问：太湖的水哪里来的，太湖三面的山峦、长江甚至海潮都有贡献啊。但是，那都是经过了太湖的吸收吐纳，才塑造了太湖流域密集的水网，一张无边无际的水网，轻易把江南网在中央。

据清代水利名家金理在《太湖备考》中的研究，古太湖向东出水有三条重要的泄洪水道，正是这三条水道，加上长江的配合，裹挟的泥沙冲击出了今天的长三角区域。这三条太湖泄洪水道，从北至南分别是娄江、吴淞江和东江。东江在宋元以后逐渐淤塞；娄江主航道也远远不如千年前宽阔。清代人记载，本地人在娄江河道里广种茭白，致使原本宽阔的娄江河道骤缩。看来，吃货的力量自古就不能小觑。

三江之中，地处中段、且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著名的吴淞江，今天依然贯穿苏松二府故地，不过它的古出海口已经被大陆吞没，自己也因为淤塞，变成一条仅百米宽的“苏州河”；替代它注入长江的，是一条之

十余年前，新加坡歌手林俊杰用一首《江南》唱红江南江北。几年后，淡水小哥周杰伦写了首更为传唱的《青花瓷》，将题咏江南的流行音乐水平，推向一个新高度。《青花瓷》中两句歌词，很契合“江南”的意境：

天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，炊烟袅袅升起，隔江千万里。叙事言情，恰到好处。

因为对成都、南京、兰州的生活熟悉，歌者们才写出《成都》《山阴路的夏天》《金城兰州》等脍炙人口的民谣歌曲；但上述两位，似乎在创作之前基本没怎么来过江南，作品却大受欢迎，其中的原因，有一条是可以肯定的，他们的歌词

中抓住了“江南”最为人熟知的关键。

对具体的江南“地方”的陌生，不妨碍作者对抽象的“江南想象”的熟悉。对江南文化颇有研究的胡晓明教授就曾说过：“江南的‘地方’，可以成为一种观念，成为一种带着情感与记忆的思想，一种富于文化意味的诗学。”这就是最好的提炼。林俊杰和周杰伦就是准确拿捏到了“诗意”的精髓。诗里的江南，有几处重要的标识：有河、有雨、有你——鉴于“你”这样的美人同样“如水”，那么“水”顺理成章地成为“江南”的化身。诗人赞美水的一切优点，似乎都能形容印象中的江南：轻柔、婉约、平静、上善

若水等等。这个抽象的“江南”里，一切首先与水有关——水就是“江南”的灵魂。

这一说法似乎拥有无可辩驳的正确性，却多少影响到今人对“江南”的认识。大家似乎忘却了被化作“水”的“云雨”、“你我”，应该是具体的河港、石桥、街市、神明与佳人；“江南”的观感似乎也越来“水”，模糊不清。就如同一丝孤魂的哪吒，需要太乙真人的莲藕才能复生，想要让具体而生动的“地方江南”重新灵动起来，是要在“游魂”之外，找到江南的“形骸”——幸亏，江南的形骸，依然是江河湾浦中的流水；溯着千年奔走的流水，才能回到具体而生动的江南之中。

前默默无闻的小河港“黄浦江”，入长江的河口还保留着“吴淞口”的旧称；今天恐怕没有人还会记得那条江面宽达、奔腾入海的吴淞江了。元明之后，吴淞江下游主航道已被切割成无数弯曲的河流，人们遂把这片驳杂的河网叫作“虬江”，此处称其“古虬江”。“虬”，《说文》中解为“龙子有角者”，大约就是一条“头上有犄角”的小龙，也可能是条小蛇。一说“虬江”与“旧江”吴语音同，指的是吴淞江旧航道，不过此说

似乎抹杀了“虬”字的妙处，似为晚出或者附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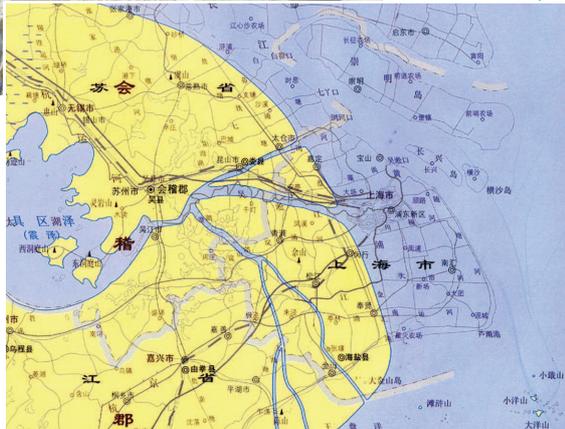
晚近以后，一条“具体”的小河，继承了虬江的名字，为“新虬江”，位于苏州河以北不远，下游段即位于民国时期的江湾镇境内。其上流经真如、彭浦，由太阳庙入江湾镇界，注入沙泾，再东北向注入走马塘，终汇入黄浦江。民国初年江湾镇界最南处，达苏州河北岸，与公共租界隔江而望；这条虬江入江湾界处的“太阳庙”今不存，位置即为火车上海站(新客站)

北广场太阳山路一带，向东行的航道，即今日上海人颇为熟悉的虬江路附近，民国时彻底填去筑路。这条“虬江”于虹口横浜桥至“1933创意园”附近，注入沙泾，南入虹口港，北通走马塘。沙泾、走马塘今天依然潺潺如昔；“新虬江”已完成历史使命，原址只能去路名中凭吊了。

说到“古虬江”流域，在靠近吴淞口的地方，有一个著名的小市镇，因此处水网虬结龙蟠，便有了一个叫“小曲江”的名字。据记载，这里宋代还有个有趣的名字叫“商量湾”，大约跟这里商业发达、擅长还价有关。不过此地最通行的名字，是因水而起，虬江之湾，所以叫做“江湾”，历千年而至今。



今江湾公园内的韩世忠像



▲秦时上海历史地图，可以清晰看到太湖三江的位置



名将

这座典型的江南市镇，最早在传世文献中亮相，是南宋抗金时发生的黄天荡战役(宋建炎四年，1129)，宋军主将韩世忠(1090—1151)曾驻军于此，并从此进军镇江，最终取得了一场南宋战史上著名的大胜仗。

驻扎在江南的韩将军兵分三路，前军置华亭通惠镇，也就是今天赫赫有名的青浦青龙镇，后军停吴淞江入海口；而中

军大营，就在江湾镇。金军完颜宗弼取建康(今南京)后，沿着运河南下劫掠临安，吓得宋高宗仓皇出逃明州(今宁波)。而韩世忠的水军自江湾，悄悄入吴淞江，西进大运河，在镇江附近设伏，断金军北归之路，取得彪炳南宋的黄天荡大捷。苏松本地方志中都非常热衷于书写这里的韩将军遗迹，多少体现出明清以来对宋军少有的军事胜利的想象与迷恋。

韩世忠殁后，宋孝宗赵昚(1127—1194)追封韩世忠为蕲王，曾经作为韩军中军大帐的江湾之地，从此产生出不少有关韩世忠的“想象”遗迹。比如，全镇重要的信仰空间、位于镇东的景德观边，建有韩蕲王庙；还有韩将军插军旗的“旗桩石”，列阵过的“阵势桥”，传递军鼓的“镇海楼”，曾驻节过的“参将署”，曾训练射箭的“箭墩”。小吉浦边的“草鞋墩”，相传也是韩蕲王的士兵扔鞋而成。本地人还常常挖到一种“古瓶”，瓶形细长，陶质甚粗，也被视为蕲王的士兵盛酒的酒具，据说拿来种花竟然还颇能开花结果。

这其中，韩蕲王给本地留下最著名的文化遗产，依然与水有关。

相传韩公中军驻扎于此，曾长期行走于镇中的河道两旁；江湾镇的最中心的河道，便被约定俗成为一个响亮的名字

(下转3版) ➔

策划：
文汇报理评部
执行编辑：
任思蕴 rsy@whb.cn
封面编辑：
陈韶旭 csx@whb.cn

封面图片：
据上海矢量地图创作

扫一扫微信公众号二维码，
关注文匯學人



文匯學人